

奶奶的时光匣

刘平安

夏布，由麻制成，夏季穿着透气排汗、凉爽宜人。帮奶奶整理她的大红漆木箱时，我翻出几件从没见过的衣服，奶奶说这是爷爷年轻时给她亲手织的夏布衣。我摸着那面料，软软的很舒服，也很透气。我最喜欢奶奶那件青草色的夏布衣，特别是衣服上那几粒花朵盘扣，非常别致。

奶奶说，她改嫁过来时，爷爷年纪大她很多，住的房子，也是宗族里给的黄土屋，可谓一穷二白。虽说日子苦，但爷爷却很勤快，什么都能干，烧窑，造陶器；担土，挖煤矿；种地，卖粮食；伐竹，编篮子。家里情况也逐渐好转。奶奶改嫁过来后，一直有个心愿，一定要盖一栋自己的房子。

过了几年，房子动工了。大夏天的，奶奶边带孩子，边监工，边去担土抹灰。经常一身脏兮兮的，有几个男人开玩笑说，她成了个泥姑子。奶奶倒不介意，继续干着活。奶奶说，当时她一心就想有个自己住着舒服的房子，其他的也顾不上理会。

突然有天，爷爷晚上给奶奶带回来一件青色的上衣。奶奶摸着衣服上的花朵盘扣，开心极了。奶奶心里高兴，但嘴上却责怪爷爷，这衣服怕是花了不少钱。爷爷笑笑说，没花钱，上个月去山里挖煤时，看见有野麻，想到现在是夏天了，又要热了，奶奶几年都没换过新衣服了，就想着给奶奶做件衣服。爷爷每天中午跑到隔壁村的织房借织机织布，布织好后，找了些野草染色，再拿着盖房子用的测量工具开始画线裁剪，织缝。对着山里的野花样子，做出了盘扣。听奶奶这么一说，不觉心中佩服，爷爷居然什么都会。

那个夏天，爷爷奶奶的新家建成了。虽然是一层的小瓦房，但奶奶很高兴。新房落成那天，奶奶把爷爷做的青色夏布衣穿了出来，奶奶说那个时候还挺不好意思的，是



小憩 李海波 摄

爷爷拉着她出来的，说到这里，奶奶开始笑了起来。我顺势把衣服套在了奶奶身上，奶奶说她老了，穿出来怕不好看，我说奶奶穿最好看了，奶奶耐不住我撒娇，就开始自己打扮了起来。

奶奶换上了她的夏布衣，我说真好看，奶奶一直笑着。奶奶把箱子里的黑布鞋也穿上了，配上一条黑色的裤子，依旧很美。奶奶佝偻着背，梳着齐肩的灰白短发，坐在床沿，笑着晃动着双脚，仿佛这一刻，奶奶又回到了她年轻的时候。在她与爷爷结婚后，想必也这样穿着，坐在河边，和爷爷一起用脚拨动着水花，互相依偎，互相扶持。

爷爷和奶奶去世很多年了，奶奶生命里最后的日子，一直和我说着她和爷爷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奶奶的夏布衣告诉了我一件事，那就是，就算在平凡的世界里，我们依然可以深情地活着。

小事大智

余娟

明朝嘉靖年间，紫禁城外护城河水质浑浊，臭气熏天，不仅影响了皇城的美观，更成了百姓心中的一块疙瘩。皇帝下令整治，却迟迟未见成效。原来京城众多达官贵人的府邸紧邻河岸，各种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中，整治起来，无疑会触动这些权贵的神经。

这时，一位名叫徐阶的官员站了出来。他没有像前任那样大张旗鼓地宣布整治计划，而是命人制作了一批特制的木箱，上面刻有“护河有功，徐阶敬赠”的字样，然后分发给沿河的居民和商铺，要求他们将自己门前的垃圾装入箱中，定期由官府统一回收处理。

这一举措看似简单，实则巧妙。它既没有直接触及权贵的利益，又让百姓参与到了护河行动中来，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。更重要的是，徐阶通过这一小事，逐

渐摸清了沿河污染源的分布情况，为后续的整治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护城河的水质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。百姓们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，对徐阶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而那些原本对整治工作持反对态度的权贵们，也不再阻挠整治工作的进行。

徐阶之所以能以小事大智，巧解难题，关键在于他深谙人性，懂得如何以柔克刚，以退为进。他没有直接挑战权贵的权威，而是选择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切入点，通过细微的改变，逐渐引导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。有时候，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能成为推动大局变化的关键。只要我们善于观察，勤于思考，勇于实践，就能在小事中发现大智慧，用智慧点亮前行的道路。

叶嘉莹先生的乡愁

江志强

“诗词的女儿”叶嘉莹先生辞世，海内外无数人士缅怀。作为一位享誉国际的古典文学学者，她的生命轨迹跨越了近一个世纪，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变。尽管她曾在海外漂泊多年，但那份深藏于心的乡愁，始终伴随着她，成为她学术与人生的动力源泉。

童年时代的叶嘉莹先生，大多数时光在四合院中度过，院子里的花花草草、古树老藤，都是她最初的自然启蒙。每当春天来临，院子里的杏花盛开，她和弟弟妹妹们会在树下追逐嬉戏，那片花海成了她心中最美的记忆。

“每当我闭上眼睛，就能看到那片杏花，仿佛闻到了淡淡的花香……”叶嘉莹曾这样描述她的童年。这些美好的记忆，成为她日后无论身处何方，心中永远的牵挂。

从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后，叶嘉莹开始了教学生涯。然而，命运的波折接踵而至。1948年，她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异国生活，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，逐渐成了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。

尽管事业有成，但叶嘉莹的心中始终难以忘怀故乡的山水。她在《迦陵诗词稿》中用“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”道出了她内心深处的乡愁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她总会想起北京的四合院、胡同里的叫卖声、北海公园的白塔……这些记忆如同一幅幅画卷，不断地在她脑海中浮现。

1966年，叶嘉莹应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，随后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。在异国他乡，她不仅传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，也深刻体会到了文化的隔阂与孤独。在一次接受采访时，叶嘉莹曾说：“我在海外的日子，常常会梦见北京的秋天，那金黄色的银杏叶，那蔚蓝的天空，还有那悠长的钟声。这些梦，让我感到既温暖又孤独……”

1979年，叶嘉莹带着浓浓的乡愁，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。她在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等地讲学，受到了热烈欢迎。每一次踏上故土，她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。她写道：“归来兮，归来兮，故乡的山水依旧在，只是人事已非。”

在南开大学，叶嘉莹先生创办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，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学者。她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无私地传授给学生，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。

叶嘉莹先生的乡愁，并不仅仅是对故乡的思念，更是一种对文化的执着追求。她认为，乡愁不仅仅是一种情感，更是一种责任。她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，有责任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，让它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。”

在叶嘉莹先生的学术生涯中，出版了多部著作，如《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》《唐宋词十七讲》等，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，也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赞誉。她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，也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叶嘉莹先生的乡愁，是对故乡的深情眷恋，也是对文化的坚定信念。她用一生的时间，践行了对故乡和文化的承诺，成了一位令人敬仰的学者和文化使者。在她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乡愁的力量，它不仅能够激发个人的情感共鸣，更能够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

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：“乡愁，是一种永恒的情愫，它让我们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”愿我们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，永远不忘来时的路，珍惜每一段美好的记忆。

细细品味叶嘉莹先生的乡愁，这乡愁，洋溢着深厚的情感、文化的自觉、跨文化的视角，更有诗文中的表达和行动上的实践，不仅丰富了她个人的情感世界，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她的乡愁不仅是对故乡的思念，更是一种对文化的坚守和对未来的期许。

